

春秋公羊傳箋

春秋宣公經傳解詁第六

春秋六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殺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

箋曰掘桓公自以爲

正其意也

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

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文也有母言

如者緣內諱無貶公文箋曰逆女例時目言之不待貶絕而惡見親殺不喪故直以逆

女爲使名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箋曰夫人至例此時月者譏挈

遂于

遂何以不稱公子

箋曰据單伯至猶不去氏

一事而再見

者卒名也

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 箋曰非貶例驕如亦去氏是也公不迎

故以臣再見譏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

据驕如

自明無假去氏 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据夫人氏欲使去姜 箋曰据逆婦姜者

略貶 箋曰從

曷爲貶

据俱至也 箋曰据文殺立不宜貶

輕 譏喪娶也

箋曰既正卽位因假以喪娶爲譏

喪娶者公也

則曷爲貶夫人

曰据師還也据師母尙不通

內無貶于公

之道也

明下無貶上之義其君之子何可以喪娶

箋曰公方親殺貶之故無貶

道非下不

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

据俱有

夫人與公一體也

恥辱

與公共之夫則公惡明矣

去氏比於去姜差輕可言故不

諱貶夫其稱

去氏

婦何

曰据桓公夫人至不稱婦

箋有姑之辭

也

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

遂因遠別也月者公不親迎危錄之例也

箋曰歸非貶詞爲頃熊稱我小君見之耳

夏季孫行父如齊

箋曰如例時爲賂齊見之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箋曰放例時

放之者何

箋曰据師言棄

猶曰無去是云爾

是是衛箋曰

仕之于衛且屬善留之

然則何言爾

箋曰据仕

孟子書所謂先之於所往

近正也

箋曰以時奔逐者多

此其

爲近正奈何

箋曰据大夫出奔爲惡

古者大夫已去三

年待放

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

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

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
徽纆眞於叢棘三歲不得囚是也自嫌有罪
當誅故三年不敢去 箋曰此正禮
也大夫當以禮去而其詞曰待放 君放之
非也 曰無去是非也 箋曰今因其
待放而放之非正故曰近正 大夫待
放正也 聽君不去衛正也 箋曰大夫雖仕
而不受職猶若待罪有反之道乃爲
正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 重奪
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
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
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
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
箋曰上言爲君三年此下因引爲父母三年
以明之言大夫三年不可仕舊君之恩猶父

母也新君猶君也三年不奪人之恩故喪則不呼其門亡則不仕其身已練可

以弁冕

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

夏曰收殷曰舁周曰弁加旒曰冕主所以入宗廟

練而縞冠漸近於弁冕故曰可以非謂服金

革之事

謂以兵事使之箋曰將君使之非

也

臣行之禮也臣順君命亦禮也此與

同故引同閔子以孝聞要經而服事禮已練

除乎帶人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

既事畢言古者不

敢斥君卽近也

退而致仕

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于君

孔子蓋善之也

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

又孫順不訕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

胥甲父不當仕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箋曰公會例時賂定而會

公子遂如齊

箋曰如例時致賂也言聘而取非兵取明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箋曰外取內邑例月人取不當取例稱侯取者

爲當取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

據曹取之不書箋曰據僖取濟西田傳

言曹

所以賂齊也

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共國辭箋曰與齊人取子

糾同文子糾爲齊取知田亦脅取無曷爲賂

齊

據上無戰伐無所謝箋曰據已取齊女矣

爲殺子赤之賂也

子赤齊外孫宣公篡殺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猶律行言許受賂也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箋曰卽他事賂不諱當云歸濟西田于齊耳今諱云齊人取見脅文又諱不言我是不與我得有之故知乃弑賂

秋邾婁子來朝

箋曰來朝顯故至此

例時再卒襄例見朝始成列國

楚子鄭人侵陳

箋曰侵例時爲救見

遂侵宋

微者不得言遂遂者

楚子之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將箋曰上以楚子主兵言遂者見亟侵中國

晉趙盾帥師救陳

箋曰救例時將尊師眾

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

箋曰會例時

伐鄭

箋曰伐例時

此晉趙盾之師也

據上趙盾救陳微者不能會諸侯

曷爲不

言趙盾之師

據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伊維戎盟再出名氏箋曰據晉

卻缺以專貶稱人此救善詞

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爲時諸侯

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
更有師也殊會地之者起諸侯爲盾所會
箋曰善趙盾故稱晉
師使大夫可會諸侯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

箋曰侵例時柳當爲櫟
櫟卽古文柳也以下作

櫟此不宜作柳

柳者何

箋曰以國邑不明

天子之邑也

也有天子之閒田

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

箋曰以不繫同內邑又見下王師敗績于貿戎

曷爲不

繫乎周

據王師敗績于貿戎繫王箋曰不
據城成周繫周伐凡伯見王使

與伐天子也

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
箋曰時周同列國魯本列國託

王不能爲王詞因就見義與來戰于郎同

晉人宋人伐鄭

箋曰爲前會伐見鄭強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

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箋曰結日偏戰與宋爲主

宋師敗績

箋曰敗績例時

獲宋華元

復出宋者非獨恥辱及宋國

箋曰獲例時

時

秦師伐晉

秦稱師者閔其眾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殺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

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構怨結禍無已

箋曰伐例時起秦楚相結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箋曰侵例時見鄭強未服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殺其君夷獯

箋曰大夫殺君例日

先從正例後乃起非盾殺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例日爲葬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

箋曰異例時月者正郊之月重

錄之乃不郊

箋曰不郊例時猶三望

箋曰三望例時

其言之何

據食角不言之緩也

辭間容之故爲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

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潔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箋曰成七年

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改卜
應變此不改卜故爲緩詞
曷爲不復卜
十五

年牛死
改卜牛養牲養二卜
二卜語
帝牲不吉
帝皇天大

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
有災
箋曰郊祭報天主曰帝曰帝也
不吉傷也

則扳稷牲而卜之
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

凡當二卜爾復不吉不復郊
箋曰二卜牲而灾乃書牛傷此言郊牛帝牛也當改卜稷

牛乃不卜而遂
帝牲在于滌三月
滌宮名養

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年者
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
於

稷者唯具是視
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

郊則曷爲必祭稷

據郊者主爲祭天

王者必以其祖

配

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

王者則曷爲必

以其祖配

據方父事天據祖有廟

自內出者無匹不

行

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祖也欲尊其祖而不配天則不行

箋曰內謂

吾祖故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

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變得禮

也箋曰外謂天也祀天而無祖爲主則天亦虛空無所止故因祖配天而祭天也

葬匡王

箋曰葬王不書書則例月此時者起晉侵柳

楚子伐賁渾戎

箋曰伐例時記楚兵事

夏楚人侵鄭

箋曰侵例時記楚兵事

秋赤狄侵齊

箋曰侵例時記狄事赤狄國例也入聞世漸錄狄

宋師圍曹

箋曰圍例時蓋曹欲叛晉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箋曰鄭卒例日

葬鄭繆公

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殺故略之也箋曰鄭葬例月此時者略之

起其從楚至髡原乃月葬也不從不及時不日慢葬例者彼自治其臣子非貶其君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

箋曰公及平與

及平同例月

莒人不肖

箋曰不肖皆內詞嫌歸惡於莒

公伐莒取

向

箋曰伐取例時

此平莒也其言不肖何

據取汶陽田不言棘

行不必辭取向也

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

遂公意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

非莒不肖起其平也書齊侯者公不能獨平

也月者惡錄之箋曰以平始以取邑終

秦伯稻卒

從始卒例時者起嬰本不當卒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

箋曰公子大夫

殺君例曰不葬賊未討

赤狄侵齊

箋曰侵例時聞世狄進舉國記狄事

秋公如齊

箋曰公如例時爲五年春再如見

公至自齊

箋曰至自例時爲下再至見

冬楚子伐鄭

箋曰伐例時賀濟時說鄭有殺君之惡許楚正之從伯討例

五年春公如齊

箋曰公如例時半歲再朝齊諂事齊與其臣婚故目言之

識自見

夏公至自齊

箋曰公至例時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箋曰逆女不言婦女者昏大夫

之詞例時此月者議公諂齊私結其臣以母弟嫁之重於莒慶

叔孫得臣卒

臣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箋曰

不日者與殺絕之輩不見卒得臣見卒者欲張聞世有罪法以起傳聞世不卒大夫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箋曰外來者不能朝例又奔例也內女來

者直來無禮詞也皆例時

何言乎高固之來

据當舉叔姬爲重大夫私事不當書
箋曰据直來

曰來來者無禮卽不當見高固言叔姬之來

又杞伯姬來朝其子譏內爲重宗叔姬屬嫁而與

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

禮大夫妻歲一歸

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明失教戒重在

負教戒重不可言故書高固明失教戒重在

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箋曰叔姬實與高

固同來夫婦尊卑不可言叔姬及高固也直

來前已見例此主譏昏大夫故使高固同小

國君詞因使子叔姬亦同外國君非女來之

也子公羊子曰箋曰公羊子三其諸爲其雙

雙而俱至者與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

而書其義稍狹故退在後也大荒南經說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青獸相并名

日雙

雙

楚人伐鄭

箋曰伐例時見楚兵事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箋曰侵例時爲趙盾見

趙盾殺君此其復見何

据宋督鄭歸生齊崔杼殺其君後不復見

親殺君者趙穿也

復見趙盾者

欲起親殺者趙穿非盾箋曰爲前書

趙盾殺欲見文實之義加殺與親殺不同

親殺君者趙穿則曷爲

加之趙盾

箋曰据趙穿前見於經非不可見名氏

不討賊也

箋曰

欲見執政不討賊卽坐殺也

何以謂之不討賊

据皆去葬不加殺

箋曰据書盾殺則當討盾晉史書賊曰晉趙盾殺其君夷

犇箋曰此史例也春秋經例不可用史例趙盾曰天乎無辜辜罪

也呼天告冤箋曰用史例吾不殺君誰謂

則盾反有詞故以經助史吾殺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箋曰爲僞人也詐也人

殺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殺君而何復反也

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箋曰

据晉史之言如春秋之例則盾亦不當復見

今復見者正所以治之也盾不當國直坐之殺則何以治親殺者乎故先正之後減之使

黑臀爲與殺者與里克同也夷犇去葬明晉無臣子盾復見明成公與殺然後可以治盾

不得藉口於廢暴君安晉國否則趙盾之復

國奈何

箋曰此問史事

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

朝

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

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餽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精

粗

爲序不奪人之親也

然後處乎臺上

箋曰

臺門蓋在路門上文公薨於臺下似臺又在路寢後所未詳也

引彈而彈之

已趨而辟丸

已已諸大夫也

箋

是樂而已

矣

以是爲笑樂

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

箋曰立外朝也有人荷畚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

自閨而出者宮中之門謂之闥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

者知外朝在閨外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

出乎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熟視知其爲畚乃言夫畚者賤器何故乃出尊

者之呼之不至怪而呼曰子大夫也箋曰也

怪詞也怪盾敢欲視之則就而視之願君責

人欲以見就爲解也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

死人也赫然已支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

主宰割殺膳者熊蹯不熟掌熊公怒以斗擊而

殺之

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頂箋曰擊字書所無今作餅有燉盆蓋以斗從頭覆

而炙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

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

愬者驚兒禮臣拜然後君荅拜靈公先拜

者畚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

士式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

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

拜趨而出

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故出

靈公心忤

焉

忤慙兒慙

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

之

某者本有姓字
記傳者失之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

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

焉者於也是無
人於閨門守視

者上其堂則無人焉

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
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

人故直上堂俯而闕其戶

俯俛頭
戶室戶

方食魚飧

箋曰飧水澆飯
也字或作泔

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

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

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

易猶
省也

子爲晉

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

箋曰大夫三
閭有豕魚腊

其朝食當具饌而盾仍食餘閣之魚澆飯而食故爲儉也君將使我殺子

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

負君命也遂刎頸而死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

門擊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此之謂也靈公聞之怒滋欲殺

之甚滋猶益也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

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

力士也禮大夫駢乘有車右有御者佗然從乎趙盾而入

佗然壯勇貌箋曰禮大夫燕食有從者在門外時禮異趙盾故得入放乎堂

下而立

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

尺士三尺

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

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

授君劍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

欲以推殺之

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

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人

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

躊躇而走

躊躇猶超遽不暇以次

靈公有周

狗

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謂之獒

犬四尺

呼獒而屬

之獒亦躊躇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踐之

以足逆闖

曰絕其領

領口書頤領字作頤

箋曰許慎

趙盾顧曰君之

趙盾顧曰君之

趙盾顧曰君之

趙盾顧曰君之

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宮申甲鼓而起

甲即上所

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

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

之

欲趨疾走

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

猶曰吾何以得

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

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

桑下者也

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趙

盾曰子名爲誰

後欲報之

曰吾君孰爲介

介甲也猶曰我

晉君誰爲與此甲兵豈不爲盾乎

子之乘矣何問吾名

之乘即上

車也猶曰子以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
吾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矣 箋曰責盾

見君欲殺之不忍也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

懼猶欲報人恩也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
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 趙穿緣民眾不

無道民眾不悅以致見殺

說起殺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

復大夫位也卽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
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

以不而立成公黑臀
臣不書者明以惡夷獯猶

璋說春秋不書外立衛人立晉尹
氏立王子朝皆非常例何義非

夏四月

箋曰侵陳專爲見趙盾故
不書他事唯見災異而已

秋八月蠛

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箋曰蠛例時月者灾重例

冬十月

箋曰不書他事說見上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箋曰使來盟例時與鄭弟語相

比爲例唯傳聞世聞世各一見後不復書

夏公會齊侯伐萊

箋曰公會伐例時會一國君伐唯一見

秋公至自伐萊

箋曰至自例時爲會一國君伐見

大旱

爲伐萊踰時也箋曰大旱例時聞世唯見此與傳聞世相比爲例後不復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箋曰

公會例時晉篡初會
故下致會明有危

八年春公至自會

箋曰致會例時
時會致者始此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

箋曰如例時月者起未
如言如也樊非之說月

者起下
卒仲遂

至黃乃復

箋曰至
復例時

其言至黃乃復何

據公孫敖言不
至復又不言乃有疾也

辭也上言乃復下
有卒知以疾爲難

何言乎有疾乃復

據公如
晉以有

疾乃復殺恥以爲有疾無惡
當言有疾不得言乃復復者出有惡歸無惡

箋曰據有疾
又與此

相與此

譏據公言有疾殺恥此

何譏爾箋曰
據下

卒知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聞喪

實疾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

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

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

不得反也敖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敖當

誅遂當絕箋曰欲見奉使之義因以入無

惡明其實疾以出有惡更加乃爲難詞

辛巳有事于太廟箋曰有事者改禘名孟獻

周公於太廟魯七月周八月廖曷文說獻子

以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爲周正魯用殷

正故在六月非也當在魯七月僖八

年七月禘正也此爲猶釋見例日

仲遂卒于垂箋曰大夫卒例日時者與殺當

絕也得臣已見有罪例此復見

者本同罪必互見以相起

仲遂者何

子据不稱公故問之

公子遂也

自是後無遂卒知公子遂

箋曰上見有疾此見卒知爲卒見疾也

何以不稱公子

据公子季友卒

雖加字猶

貶箋曰貶而仍字者嫌同再見名例

曷爲貶

据叔孫得

臣卒不貶

爲殺子赤貶

箋曰子赤被殺先見遂與得臣

如齊得臣卒不日爲貶此亦不日明同罪而遂實首惡

然則曷爲不於

其殺焉貶

据輩終隱之篇貶欲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

箋曰据惡惡

疾始將而必誅於殺謂謀殺時也如齊而子卒貶之可以起殺

於文則無罪

於子則無年

此解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

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公遂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貶也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卒外明當有卒外禮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箋曰貶之反見氏者起遂與公同惡若兄弟而得罪於先

君與公子季友相對爲褒貶

壬午猶釋

箋曰釋例日

萬入去龠

箋曰入去皆例時

釋者何

箋曰据言猶通可以

祭之明日也

釋禮

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釋者

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
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殷曰彤周曰繹繹者
据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
彤彤不絕据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
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
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夏立尸
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箋曰以辛巳壬午相
通知不通卒垂通有事也有事下曰繹是祭
之明**萬者何**言箋曰据**干舞也**干謂楯也能爲
日明**萬者何**言入据**干舞也**人扞難而不使
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
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箋
曰承祭言萬**龠者何**龠曰据昭十五年言**龠**
故知萬舞**龠者何**龠入是龠亦當入**龠**
舞也龠所吹以節舞也吹**其言萬入去龠何**
龠而舞文樂之長

据入者不言萬去樂不言名

去其有聲者

箋曰据入則皆入去則皆去

不欲令人廢其無聲者

廢置也置者不齊人語

存其

心焉爾

箋曰言萬入後乃去

存其心焉爾者何

箋曰据入亦知其不可而爲之也

知其不可而爲之也

明其心猶存於

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

而猶者何

箋曰据譏萬則不譏釋

通可以已也

禮大夫死爲廢

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

未奏去龠時書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

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

箋曰通

繹在遂卒後可以已也遂與殺當絕而爲宣
大夫宣當依禮喪之言去命者起宣遂相親
哀也而令萬人者又不冝依禮廢祭示不私
於遂也故如其事書之而同黨爲惡明矣以
猶繹正之明禮無兩行
大夫之則當大夫卒之

戊子夫人熊氏薨

箋曰夫人薨例曰

晉師白狄伐秦

箋曰伐例時白狄國舉例爲狄見

楚人滅舒蓼

箋曰滅例時見楚事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

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箋曰不言朔朔在前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

箋曰葬小君例日五月當時

雨不克葬

箋曰不克例時

庚寅日中而克葬

箋曰日中例

加詳謹之

頃熊者何

箋曰据文公夫人姜氏已大歸僖公未娶熊女

宣公之母

也

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娶見有姑文喪三年內宣娶知非父子

箋曰宣於

而者何

箋曰据定十五年言乃克葬

難也

箋曰有待之詞

乃者何

謂問定公曰

下旻乃克葬

難也

禮卜葬從遠日不克葬見難者

臣子重難

不得以正日葬

曷爲或言而或言

其君

重難

箋曰

重慎之詞

其君

重慎之詞

其君

重慎之詞

其君

重慎之詞

其君

重慎之詞

其君

重慎之詞

其君

乃

箋曰据

乃難乎而也

言乃者內而深言而

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訓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

城平陽

箋曰城例時平陽別無所見

楚師伐陳

箋曰伐例時見楚事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

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

人皆當合禮箋曰如例時月者與公子遂如齊爲起公與遂倚齊同惡再見與殺文明如齊皆月例也

公至自齊

箋曰至自例時不月者危不在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箋曰如例時爲公如齊見無尊主之心

齊侯伐萊

箋曰伐例時爲前會伐下取根牟使相起順諱文也

秋取根牟

取例時

根牟者何

箋曰据外邾婁之邑也

箋曰据不繫同內邑

外取內邑不諱此不言取者知內取附庸邑也

曷爲不繫乎邾婁

箋曰

据取須胸諱亟也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邪

見伐文邑故諱不繫邪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

之則邪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

王子虎從會葬數箋曰亟即急也亟

用兵於屬國當諱也其不諱者變例耳

八月滕子卒侯卒微之此初見本爵故不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箋曰

例時此月者爲下晉侯卒扈日起扈晉

地使月日相屬外會見月者唯此爾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也起伯者憂中國詳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見箋曰日卒正例不葬

例褒之者晉主會
從常例明無危也

扈者何

箋曰据當

晉之邑也

箋曰以卒于同國詞使晉有之

故知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

据陳侯

晉邑

箋曰据公

卒于會故地也

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

於諸侯會上故地危之

未出其地故不言

會也

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死於

師尤甚於會次之於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葬者故纂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不書葬者殺公子瑕箋曰日卒正例

不葬起殺叔武同篡
也殺大夫例不去葬

宋人圍滕

箋曰圍例時
爲下伐滕見

楚子伐鄭

箋曰伐
例時

晉卻缺帥師救鄭

箋曰救
例時

陳殺其大夫泄冶

箋曰君殺大夫例時陳侯
國三卿泄冶徵舒公孫甯

儀行父共四卿矣先見殺泄
治起公孫二人陳侯黨與也

十年春公如齊

箋曰如例時
爲歸田見之

公至自齊

箋曰
至自

例時危
其反覆

齊人歸我濟西田

箋曰歸
我例時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

据歸謹及僣齊已取不言我

言我

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

据有道

齊已言

取之矣

齊已言語許取之

其實未之齊也

其人民貢賦尙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凡歸邑物例皆時箋曰未之齊則不必言歸設此文者惡其行賂而又以巧佞得免無威信以自立皆受制于齊猶不如賂之爲愈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與甲子累食

子既同事重故箋曰不言朔

食二
日例

己巳齊侯元卒

箋曰齊卒例曰

齊崔氏出奔衛

箋曰出奔例時

崔氏者何

箋曰据尹氏不繫國

齊大夫也

箋曰以其稱言出奔

崔氏何

据齊高無咎出奔名連崔氏氏見尹者與尹氏俱稱氏嫌爲采邑見以尹

氏例貶

曷爲

貶据外大夫奔不貶已見例

世卿

箋曰但議卒不議奔不見例

也

復見議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

就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

室彊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周

公如齊

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如例時惡其生諂死背之不留

會葬也公蓋未聞喪而往

五月公至自齊

箋曰至自例時月者起下六月葬齊惠公公不能留也

癸巳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

箋曰大夫殺君例時

六月宋師伐滕

箋曰伐例時月者前因喪圍之未半歲而又伐

公孫歸父如齊

箋曰如例時爲公至見

葬齊惠公

箋曰齊葬

例月時者從大夫如例諱而略之公至月齊葬乃不月互相起見譏意此不及時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箋曰伐例時記晉楚爭鄭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箋曰使來聘例時爲王子弟見例

王季子者何

箋曰据王世子以貴書餘子不必分伯仲

天子之大

夫也

箋曰直以大非錄季子

其稱王季子何

据叔服不繫王

不稱子王札

貴也

箋曰依季子例知以貴見伯仲也

其貴奈

何

箋曰据同平王子

母弟也

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

王以明之著其骨月貴體親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

箋曰伐例時爲取賴見之

取賴

取邾婁邑例不言伐此不諱者須胸君伐取此臣伐取見二正例乃顯諱文也

大水

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蕢役重民怨之所生箋曰大水例時

季孫行父如齊

箋曰如例時爲二大夫比聘見之

冬公孫歸父如齊

箋曰如例時比聘復諂事之

齊侯使國佐來聘

箋曰來聘例時未踰年不稱子蓋譏內忘其先君廖

曷文說凡出使例不稱子使史榮森說與王未三年稱天王同以崔氏世卿急於著齊君

饑

箋曰饑例時

何以書

箋曰据以重書也可復興危亡將至

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廩贍振乏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箋曰無災而饑災愈重也故不連大水爲文明水不爲災人自饑耳

楚子伐鄭

箋曰伐例時見楚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箋曰方起楚強故不書他事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

王法討微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箋曰盟例時見楚服鄭以信相與爲邲戰起義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箋曰大夫會伐例時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

而詳錄之殊夷狄也下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義故從外內悉舉者明言之箋曰會狄

例時許其連狄禦楚也錄晉同內詞以扶伯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箋曰外討例時稱爵此月稱人起託

討從滅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據下入貶箋曰稱侯伯

也知貶曷爲貶有罪據徵舒不與外討也辟天子故

所謂貶絕然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後罪惡見

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得與也雖自討其臣下亦不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楚自僭王何以曷爲
討叛故雖內討亦不與狄無討例也

不與

据善爲

齊誅之

箋曰

實與

不言執與

而文不與

箋

人曰

文曷爲不與

箋曰据文實

夷狄者

諸侯

之義不得專討也

箋曰進楚爲

不以文

諸侯

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

討責

之也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

有爲無道者

箋曰陳侯已立諸侯莫

臣殺君

子殺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與齊桓專封

者時不伐 箋曰中國有伯討楚唯許其討
殺逆耳故更爲文實之詞使中國亟自正無
爲夷狄

所討

丁亥楚子入陳

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爲下納善

不當貶不可
因上貶文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箋曰納例時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

据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未有出

奔絕文故見大夫反言納也 箋曰据凡納
皆君及當國者此稱公孫知皆大夫大夫當
言自某歸自某入劉向讀以甯儀行父
四字爲一人此傳言皆則向說非 納公
黨與也 徵舒殺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而
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爲討徵舒而

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不書徵
舒絕之者以殺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
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
者因上入陳可知 箋曰納者叛詞討賊而
納叛是陳大夫皆有罪也二大夫陷君子殺
外求楚援以討賊以亡其國故並治陳侯之
罪而以黨公
坐二大夫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箋曰陳葬例月時者無臣子略之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

据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

葬

箋曰据齊滅紀乃葬紀侯此未滅當從常例奪臣子詞也

君子辭也

箋曰

上罪公黨又去其葬是楚不滅陳而君子滅之故爲之詞以存陳也雖同有罪陳嗣君無

絕例故從已討文

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

所討也

無所復討也不從殺泄治不書葬者泄治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

與泄治罪兩見矣不月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

楚上不書葬則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

楚子圍鄭

箋曰君圍國正例時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箋曰偏戰例日

晉師敗績

箋曰敗績例時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

據城濮之

戰子玉得臣貶也箋曰據與晉爲主則當稱楚師此見爵則林父當稱人或同處父去氏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箋曰不言救鄭而直稱名氏敵君則貶林父意明楚子已得君臣之詞矣非得臣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據城濮例也得臣者不與楚爲禮箋曰據不與晉則當與楚爲主不可但爲禮莊王伐鄭與晉則當與楚爲主不可但爲禮

勝乎皇門勝戰勝皇門**放乎路衢**路衢郭內衢門鄭郭門此下言史事以明圍鄭而晉救至

衡而敗楚兵遂去是楚子之有禮故得爲君臣之詞救義兵也不可反與楚子爲主主晉師而成楚伯是楚伯在戰後不可先許楚子

以禮也鄭伯肉袒左執茅旌茅旌祀宗廟所用

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

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箋曰周

禮男巫旁右執鸞刀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

招以茅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箋曰鸞刀助

祭所用凡君行巫先執茅旌者示從楚子行

也執鸞刀者示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

從楚子歸也之臣諸侯自稱曰寡人天子自稱曰朕良善

臣謙不敢斥莊王箋曰以干天禍謙不敢

無良於楚邊臣言啟聲也沛焉沛焉者怒有餘

斥莊王歸是以使君王沛焉沛焉者怒有餘

之於天

沛若辱到敝邑

遠自勞辱到於鄭也諸侯自稱國曰敝邑

君如矜

此喪人

喪亡自謂已

錫之不毛之地

燒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

不敢求

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

六十稱耄七十稱老綏安

肥饒

也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二老夫以

自安

箋曰一二耄老謂鄭舊臣也安於不

毛之地願食采請唯君王之命

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

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

善也

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爲惡言箋曰交易猶佼傷輕也爲言造作

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

箋曰言初聞鄭甚惡宜討

及見面嫌

而微至乎此

微喻小也積小語言

疑已解矣以致於此

引之說微無也

莊王親自手旌

自以手持旌也

猶言何至如此

長尋曰旒繼旒如燕尾曰旆加文

左右搃軍

退舍七里

箋曰小國近郊七里退於郊外也

將軍子重諫曰

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

南郢楚都不能二千里言數千里者

欲深感莊王

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

者數百人

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養

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

無乃猶

得無

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

杆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杆穿皮
蠹乃出四方古者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
少圖有所喪費然後乃行爾喻已出征伐士
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滅有鄭恥不
能早服也箋曰杆牟也禮記所謂敦梓是
夏日所用皮冬日之服言出必經時也
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篤厚也不惜杆皮
伐者厚於禮要其人而不要其土鄭者欲要
義薄於財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鄭者欲要
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
猶古朝聘欲厚禮義不顧杆皮告從從服不
赦不詳善用心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

日之有

何日之有猶無有日
箋曰言即日將有灾也

既則晉師之

救鄭者至

荀林父也

曰請戰

荀林父請戰

莊王許諾將

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

國大王師淹病矣淹久

也諸大夫廡役死者是

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

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

以是故必使寡人無以立功名于天下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言還

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言寇者傳序經意謂晉如寇虜

箋曰令之者

令軍也還師者先師向莊

王鼓之晉師大敗

鄭此旋向外禦來兵也

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

時晉乘舟渡邲水戰兵敗

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拔舟者指指隋舟中身隋邲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鄭大夫方舟士特舟箋曰邲蓋今密縣也在溱西洧東晉師自虎牢來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則所渡者汜水

敵大夫戰言兩君者

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

佚晉寇

佚猶過使得過渡邲水去也晉見莊王行義於陳功立威行嫉妬欲敗之

救鄭雖解猶擊之不止爲其欲壞楚善行以求上人故奪不使與楚成禮而序林父於上

罪起其事言及者以臣及君不嫌直明晉汲汲欲敗楚爾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

閔隋水而佚晉寇箋曰還師者師更向鄭城舊屯處斂兵使晉師得遜

秋七月

箋曰方序楚伯故不書他事使下日與上事相接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

深責之箋曰君滅國正例月日者與衛滅邢同國滅君死之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北

箋曰人同盟一見例

時謀楚也同盟同欲譏內背晉而從楚下宋楚平稱人大其平己與此相起

宋師伐陳

箋曰伐例時討楚與國以起下致楚師

衛人救陳

箋曰救例時叛盟與楚不譏者時晉無伯功但記兵事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

箋曰伐例時

夏楚子伐宋

箋曰伐例時記四國交兵

秋蠓

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箋曰國殺大夫例時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箋曰國殺大夫例時與甯

喜相比也衛殺大夫三見唯此直殺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

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
人子者必使人父也箋曰聞世例曹卒月
葬時此日者恩錄之以文十五年來朝加詳
起內篡也終生日卒以正桓篡亦以世子來
朝錄之例
與此略同

晉侯伐鄭

箋曰伐例時

秋九月楚子圍宋

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箋曰圍例時月者

起下平月稱人使與此相通見一事也

葬曹文公

箋曰時葬聞世曹正例不從終生例者終生兼治曹臣子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箋曰大夫會君例時爲下會楚子見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見用不得與

會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刺皆可知箋

曰大夫會君例時爲下平見宋與會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箋曰平例時月者起人非實微者從內君

大夫平例也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

据上楚鄭平不書

大其平乎已

也

己二大夫二國平故大之以己

大內也內大夫在會而大起二大夫也

何大乎其平乎已

据大夫無遂事箋曰据平乎已當若釋宋公不當

言及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

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

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上堙距堙城具司馬子反曰

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箋曰憊慙也慙盡也曰何如

問憊也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骨也析破骸人

曰破骨取髓和麴爲食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雖

所言吾聞之也圍者古有見柑馬而秣之以秣者

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使肥者應客足也

箋曰肥者謂人也客是何子之情也猶曰

至則選肥者與接對

是何子之情也

何大

露情

箋

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

矜之

矜

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

幸僥

吾見子

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

諾者受

勉之矣

勉猶努力使

吾軍亦有七日

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

于莊王

反報於

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

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

曰嘻甚矣憊雖然

憊雖已

吾今取此然後而歸

爾

意未足也

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

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

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

區區小兒

猶有

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

王曰諾

先以諾受絕子反語

舍而止

受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

箋曰而

汝也舍汝所止令子反且退休也

雖然

雖宋已知我糧短

吾猶取此

然後歸爾

欲徵糧待勝也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

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

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

子大其平乎已也

大其有仁恩 箋曰大之故引而內之使得言平也

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

箋曰据大之則宜著其名氏雖無大夫者

且使有大夫也

貶箋曰大夫從微者詞是貶也

曷爲貶

据大其平平者

在下也

言在下者議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

稱人等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主坐在君側遂爲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爲文實貶者皆以取專事爲罪月者專平不易箋曰不可云宋及楚平又不可言宋公

及楚子平故爲微者詞以出二臣之罪實與而文不與也宋臣輪情敵國楚臣以去要君無大夫之道幸而平耳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

箋曰師滅國例月日者善潞子

先進一等故氏聞世狄例國舉也晉執而名者潞亦有罪也以歸例時

以潞子嬰兒歸

箋曰驟進稱子不

潞何以稱子

據其稱氏

滅

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

亡爾

躬身知爲善

箋曰稱名故知足以亡也

雖然君子

雖然君子

不可不記也

箋曰四等是亟錄記之也

離于夷狄

離于夷狄

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箋曰潞氏在弟三等例不當見執君而言以歸同中國

詞是離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

猶繫赤狄箋曰隗子不名名而云以晉師歸與獻舞等皆有罪例故曰未合中國

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以去俗歸義亡

故君子閔傷進之口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責而加進之者明不當絕當復其氏箋曰上二者皆無事實直於滅執見之故知以不救不有亡也晉不能敵楚而乃

滅狄是以惡晉而賢潞子

秦人伐晉箋曰伐例時秦在狄楚之交故記其兵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箋曰大夫相殺稱人例時不可云王人殺其大

夫故特爲詞例

王札子者何

箋曰据王季子王子朝字在子上名在子下

長庶之

號也

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

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挈也惡二大夫居尊卿之位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殺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
箋曰與王季子同爲兄弟詞而不以伯仲通故知庶也庶兄弟當云王子札

而以札在子上故知長也殺二卿不言及與君殺同三卻之例上見貴此見庶蓋札怨於不立故以當國正之王札則當國之詞加子與晉卓子同見庶子嗣位

秋螻

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

箋曰 螻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

箋曰大夫會例時牟婁杞邑入莒者

初稅畝

箋曰初例時

初者何

箋曰据稅畝非僭

始也

箋曰凡言初皆譏始也

稅畝者

何

箋曰据用田賦田在上

履畝而稅也

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冝盡

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
稅取之箋曰履畝丈量之時民受田久地
闢者多因**初稅畝何以書**箋曰據稅出於
增田稅也**初稅畝何以書**畝其法自古
箋曰以**何譏爾**箋曰據稅意**譏始履畝而稅也**
言初也**何譏爾**畝無譏意**譏始履畝而稅也**
箋曰廢公田之制**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據用
但計畝收稅而已**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據賦
不言初亦不言稅畝箋**古者什一而藉**什
曰據言稅畝不言用稅**古者什一而藉**一
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箋
曰言但藉不稅也藉民力與民同豐歉則上
知蓄備民知服**古者曷爲什一而藉**據數非
事國無情農**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一箋
曰據稅**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箋曰公田但
畝事便**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藉不稅以什

一法資力奉公耳今稅之則強者有餘情者
廢業其敝惟重稅不重農名爲什一實則不
問田畝有無但案戶口斂之多乎什一大桀
故廢中正之法者始於此也
小桀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
民荒情而後追比取之是厲民也
乎什一大貉小貉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
并兼而稅不過一夫
是嗜利如胡貉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
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
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
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
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

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
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
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
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
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
私也井田之義一日無泄地氣二日無費一
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
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
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
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
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
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
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
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
二歲一墾下田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
塉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

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
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
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
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
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
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
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
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
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
月得四十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
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
民閒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
子故王者不出闕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
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
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

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箋曰官民共穫水旱知備情農自奮但計畝而稅穀苟取稅足而已其後必有有田無稅有稅無田者後世之所以敗良法由貪便苟且反以藉田爲煩迂也孟子書言徹無公田是周末誤以稅畝爲徹法但計取之什一不知所以什一也無公田而取民什一稅至重矣大桀猶不能必取之此後世率什取一而猶困而良田益少也故著初稅以譏之

冬蝻生

箋曰蝻復陶也復陶戎衣蓋介蟲類蝻者故董仲舒以爲蝗子魯語曰蟲

舍蝻蝻蝻不爲災以異書也

未有言蝻生者此其言蝻生何

蝻卽蝻也始生曰蝻大曰

蝻

箋曰据蝻蜚不言生

蝻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幸僥

幸也故知不書而書以發當時之聽觀

幸之

者何

聞災當懼反喜非其類故執不知問

猶曰受之云爾

箋曰有者

不宜有生者我所生故曰受之也

受之云爾者何

箋曰据災無可受之

道上變古易常

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

應是而

有天災

應

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蠲民用饑
箋曰欲明蠲爲稅畝之所生故言

生以應

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

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
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爲喜而僥幸之變蠲言
蠲以不爲災書起其事箋曰其諸者推說
經意也主人讀而問之因悟有災則稅畝無
益庶幾可以變也何君蓋
據緯以言經非傳之意

饑

箋曰饑例時亦
無災而饑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畱

吁

言及者畱吁行徵下進箋曰滅國正例
時月者赤狄甲氏以赤狄潞氏進之畱吁

自國舉故
別言及

夏成周宣謝災

箋曰外災例時

成周者何

箋曰据天王入成周則成周當言京師

東周也

後周分爲

二天下所名爲東周初號之云爾

宣謝者何

本成王所定名天下

宣宮之謝也

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

非宮廟
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

日謝
箋曰謝當爲射以習射故無室而以

射名堂也字亦或爲序
射之序爲宣宮仍以其序爲國學東序後人

以宣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

據天子之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燒

樂器藏焉爾

宣王中興所作樂器序雖不居人而有藏

箋曰凡

也成周宣謝災何以書

箋曰據樂器災當若寶玉大弓以器書也

記災也

箋曰以災爲重非重器也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

箋曰

據言成周不言京師則外之當從外例

新周也

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

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

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

箋曰新若舍故諱新之新新之者繼之也春秋言天王京師王魯例不著故因

秋郟伯姬來歸

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卒者已棄有

口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
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箋曰來歸例
時特見來歸者與杞叔姬來歸月相比見正
例也因以見女嫁不書書者皆有所爲春秋
書事取張法見者不復
見不爲人作記簿也

冬大有年箋曰大有年例時凡有年大有年
皆譏文此爲上初稅畝見去年饑
今年大有年稅
畝無所損益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箋曰
聞世

許例卒日葬時不從小國月卒例者以
見世從夷例故先進之以顯例

丁未蔡侯申卒箋曰蔡
例日卒

夏葬許昭公

箋曰時葬聞世正例

葬蔡文公

不月者齊桓與楚故略之與楚在文十年

箋

曰時葬梁鎮中說蔡侯葬後胙不葬至此葬又不月起前侯爲貶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是後邾婁人戕鄆子四國大夫敗齊師于鞌齊

侯佚獲君道微臣道強之所致
箋曰不言朔食二日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

道

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同盟聞世始見正例凡同盟皆譏內治內不信所以治外也

秋公至自會

箋曰至自會時見正例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

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上不爲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爲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箋曰肸名也加叔季友例也何据緯說爲賢者不名非也聞世大夫日卒每公一見焉見公弟者文宣異母文不明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箋曰伐例時君會世

子一

公伐杞

箋曰伐例時杞魯世皆宣纂絕好唯見伐文議內也

夏四月

箋曰方記昏姻相伐故不書他事令與戕鄆子相接

秋七月

邾婁人

戕鄆子于鄆

箋曰人殺他國君正例月與人

滅國同人蓋邾婁子也許慎說戕槍也他國臣來殺君曰戕不用兵陳遣一夫刺之故坐邾婁子殺列國君也不言盜者盜者內臣之詞也

戕鄆子于鄆者

何

箋曰据不

殘賊而殺之也

言滅入執

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鄆者刺鄆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

不日

箋曰殘

賊猶姦宄也

甲戌楚子旅卒

箋曰楚初見卒卽同大國例日卒月葬與晉同帖荆而伯

之春秋之盛功非他狄例

何以不書葬

據而名

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

也

旅卽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至此卒者因其有賢行

箋

曰辟除也除其僭於國者存其通於諸侯者不從其臣子卽以治其臣子

公孫歸父如晉

箋曰如例時爲下奔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箋曰公薨例日路寢小寢高寢臺下

楚宮皆謹其地無譏文

歸父還自晉

箋曰還例時

至榿

箋曰至致例時

遂奔齊

箋曰

丙大夫出奔例日奔例時不言出遂在外

還者何

箋曰据文公還自晉善詞也

善辭也

箋曰凡還皆善也

何

善爾

箋曰据奔當絕

歸父使於晉

上如晉是

還自晉至榿

聞君薨家遣

家爲魯所逐遣以先人殺君故也

箋曰還自晉不氏君臣之

詞也本無奔意明矣至榿遂奔是至榿聞喪

墀帷

婦地曰墀今齊俗名之云爾將

袒踊故設帷重形

哭君成踊

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

三日五哭踊之禮禮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

踊去事之殺也反命乎介因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

自是走之齊

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

能然也言至檉者善其得禮於檉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遂殺君本當絕小善錄者本宣公同篡之人又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也箋曰言走者明君逐之非奔也非奔而言奔者父有罪子不得立故從外奔例時明有絕道也成公歸父一耳不得逐父同惡之子故與歸父得自主言遂也何以不待報爲說則當如敖言奔齊足矣不得加遂也

春秋宣公經傳解詁第六

受業桂陽

劉映葵
李金幾

校槩

春秋六